

# 冬天的東北

隆冬的東北，那是真冬天，衣食住行工作娛樂等等所有一切都不在南方人認知範圍，天凍成灰色，一陣陣無端颳起的白毛風，刺骨刮肉，吹得透不過氣。當地人除非非要覓食，很少見在外邊逛悠的。一下子理解了東北人為什麼喜歡兩手抄袖口，為什麼喜歡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為什麼要「貓冬」，他們自有一套屬於那裏的生存體系。

也因此，每年十二月開始，想體驗冬天的東北的南方人成批成批像鳥般湧來，哪冷往哪鑽，哪雪厚往哪去，還有「南方小土豆」這個綽號。

首選當然冰雪大世界。其規模、其場面、其精美程度不用「震撼」二字不足以表達。單大人走馬燈式簡略轉一圈下來都要個把小時，有孩子進去基本得待到閉園。

有幾個女同事曾帶孩子特意來看哈爾濱冰雪大世界。本身孩子就喜歡冰雪，南方孩子更沒見過這陣仗的冰雪，造詣獨到的冰雕雪雕，小的活靈活現、大的威風凜凜；冰車、冰滑梯、雪扒型讓他們血脈噴張一遍遍排隊；就連最平常的打出溜滑，他們也罕地歇不下來。鞋子衣服進了雪又被汗水融化，頭髮睫毛冒着蒸汽又結成霜，無所謂，繼續玩。難為了不想掃興的媽媽們，頂着刀子般的嗖嗖冷風立在雪地裏乾等，南方最暖的棉鞋哪抵得過寒冬東北的晚上，兩隻腳不停地來回動還是凍得想哭。

好在園區有不少賣熱飲熱食的暖屋可以進去緩緩凍；尤其洗手間，怪我沒見過世面，裏面有暖氣還有大大的整理間，閒置大人躲在裏面邊抽煙聊天刷手機邊等外面瘋玩的孩子。

我也是做足防凍準備去看冰雪，不停地走了一個多小時，腳仍凍透；唯一露出來的眼睛也凍得通紅；手就更不用說了，因為相機凍罷工，用手機拍照必須人肉解鎖按快門，只露出幾

秒鐘，手僵得生疼都不想要了。切膚領教了冬天的東北，雖然處處都新奇漂亮不想錯過每個角度每個瞬間，但拍照和防凍實難兼得。

冰雕雪雕屬哈爾濱，雪則屬「冬季最美旅遊地」之一——「中國雪鄉」。

雖然東北冬天就是個大雪鄉，山林田野河湖房屋建築橋樑道路，凡地面上的不論啥都被白雪厚厚罩着，如果下大雪天，路上的人立馬就變成活體雪人兒。

但狹義上，「中國雪鄉」僅指黑龍江大海林林業局的一個小村。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長達七個月的雪期，根本毋須人為刻意，村民的幾十幢各式各樣小木屋就在洋洋灑灑間變成了童話世界。仍舊是那些個房頂、屋簷、圍牆、樹木、院落以及院落裏的水井、柴垛、雞窩、豬棚，被積雪重新塑形後，變身雪屋、樹掛、冰凌、大大小小的雪蘑菇。尤其每晚掌燈後，家家戶戶會透出暖暖的光，讓一個個雪屋恍若馬卡龍店，很甜的樣子；白皚皚的屋頂上煙囪整日飄着帶有松枝香的青煙，讓極寒中的雪鄉有了人氣的溫度。

除了冰、雪，冬天的東北還有一道極具特色的風景，霧凇。

霧凇多出現在江邊，當地俗稱樹掛，是一種非冰非雪的自然產物。通常前一波冷空氣過後，氣溫回升，江水至零攝氏度以上，江上泛起「蒸汽」，這時新一股冷空氣襲來，蒸汽迎頭遇上適度大小的冷風，水霧中的霧滴溫度迅速低於零攝氏度但尚未結冰還能隨風飄盪，飄到溫度同樣低於零攝氏度的物體時，比如樹枝，便凍結黏附於物體上形成霧凇。

最著名的霧凇當屬吉林松花江邊的十里長堤。天寒地凍的江邊樹枝原本光禿禿正萎靡，霧凇一到貨，頃

刻把它們妝扮成了那片林子最靚的仔，松針雪柳，玉樹瓊花，滿目晶瑩。

霧凇來一場不易，壽命更短到只有二三個小時。最好看是在太陽移出出來以後，霧凇更白更亮，濃霧散成飄渺薄霧，使遠近高低的樓宇透過霧凇若隱若現成海市蜃樓；太陽光把潔白的冰花浸得隱隱粉紅，似含苞的牡丹，似盛開的雪蓮，似一樹樹生機勃勃的珊瑚……再等到霞光萬丈，霧散盡，天空是冬天的東北少見的蔚藍，垂柳掛滿水晶，松針如朵朵盛開的銀菊，所有感官都感受到了，通透。當太陽竄至樹梢頭，霧凇開始脫落，脫落的銀片恰與陽光相遇劃出點點斑斑，這便是霧凇最後的舞蹈。

冬天的東北一整個控場的都是冰和雪，可遇不可求的霧凇只是客串。



▲位於黑龍江的「中國雪鄉」。 作者攝



繽紛華夏  
王環

## 迷你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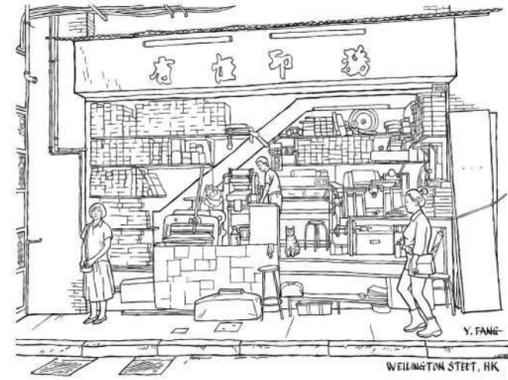
在中環有許多傳統工藝的小作坊，為大公司提供各種後勤服務。在新科技的浪潮下，它們逐漸離去，走入歷史記憶。這家樓梯下的小工廠即是一例。它是一個既平凡又典型的香港人的故事。

樓梯底下小廠房，一人做事一人當。  
既作老闆拉客戶，又兼夥計管機床。  
製版印刷包裝訂，出單記賬理貨倉。  
一生做好一件事，也算此生不白忙。

文、圖：方元



市井萬象



## 臘月的味道

年末歲尾，過年的腳步越來越近。身邊很多朋友感慨：一點過年的氛圍都沒有，還是小時候有年味。一句話，瞬間勾起了兒時的回憶。那時候，確實有年味。

進入臘月，街頭巷尾開始陸續有零星的鞭炮聲響起。「闖女要花兒要炮，老太太要一頂黑氈帽」，以前物質條件匱乏，人們借過年的由頭才能得到心儀的東西，同時這些東西也組成了儀式感的一部分。男孩子調皮好玩，喜動不喜靜，對他們來說，放鞭炮是過年最大的樂趣。

男孩們把積攢了一年的渴盼都融入到了一個個鞭炮裏。五毛錢買一掛小鞭炮，用手裏一根細長的冒着火星的供香點燃，收穫一陣噼裏啪啦的鞭炮聲。供香耐用，一根可以燃很長時間，足夠玩一個下午，不像火柴，划一次就浪費一根。不過這種行為過於「奢侈」，大多數孩子會小心地把一掛小鞭炮拆開，得到二三十個單個的鞭炮，這樣快樂似乎可以放大二三十倍。

我不喜歡放鞭炮，相反還有些害怕，但喜歡聞淡淡的火藥味。使勁嗅一口帶着火藥味的冷空氣，聞到了木柴燃燒的味道——人們已經開始準備過年的各種吃食了。在北方鄉下，臘月是極其忙碌的一個月，從臘月初八做臘八粥開始，緊接着趕大集，選購各種食材，一籃籃、一袋袋地提回家。老輩人經歷過饑荒的歲月，對食物的需求刻在了骨子裏。過年嘛，就是要有一種殷實、富足的感覺。

炸丸子、蒸饅頭、殺年豬、煮

肉……這些都是「大工程」，平時做飯的爐火顯然無法勝任，必須要壘鍋台，把大鍋架在柴火灶上完成。鍋台上的大鍋是特製的，平時用不着，多數情況下，一年才用一次，因此並不是每家都有，於是大家商量好了「錯峰使用」，所以臘月整個後半月，空氣中都瀰漫着各種吃食的香味，給鼻子來了一場盛宴。

我最盼望母親炸丸子的日子。母親提前一天切肉、「盤」丸子餡兒，肉切成小塊，但又不能太碎，否則吃的時候沒有明顯的「肉感」，幸福感會大大降低。所謂「盤餡兒」，就是在切好的肉裏加入雞蛋、紅薯澱粉以及香料，然後朝一個方向用力攪拌，直到把餡兒「盤」上勁兒，黏稠不鬆散，這樣炸出來的丸子才好吃。

炸丸子很講究火候，火太小炸出來的丸子硬，且吸油，口感很差；火太大又容易炸糊，外皮焦黑了，裏面卻還是生的。炸丸子時，母親特意命父親負責燒火，而且一定要聽從她的指揮，及時添柴或者把燃燒的柴火從灶台裏撤出來。剛出鍋的丸子色澤金黃，外焦裏嫩，油香十足，我坐在灶台邊，一個接一個往嘴裏塞，吃得肚皮圓滾，直打飽嗝才肯罷休。

現在人們都在說「年味淡了」，年味，最重要的不就是味道嗎？年的味道來自哪裏？就來自那些為過年所做的所有準備裏呀。小時候，父輩們緊張的忙碌，為我們製造了濃濃的年味。而現在，輪到我們為下一代製造年味，帶來儀式感了。當我們像父輩那樣製造出臘月的味道時，年味一定會重新變得濃厚起來。傳統文化不就是在一代代的傳承中延續的嗎？



人生在線  
張君燕

## 倫勃朗故居的收穫

已是五年內第三次到倫勃朗故居「串門」了。凡抵達阿姆斯特丹，都要專程來拜訪一下「倫爺」。除了想從大師居住最長的居所沾沾「仙氣」，最重要的是，看的「荷蘭黃金時代」畫作越多，每次到訪就越有全新的收穫。

王加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在今天的荷蘭，無論是環環相扣的運河、隨處可購的鬱金香種子，還是和十七世紀幾乎維持原貌的洋房街景，那個屬於倫勃朗和維米爾的「黃金時代」縮影仍比比皆是。不過，想探訪大師們的故居卻非易事。活躍於哈勒姆的弗朗斯·哈爾斯、畢生未離開過戴爾夫特的約翰內斯·維米爾等十七世紀荷蘭畫壇巨匠的舊居並未成為博物館。究其原因，絕非荷蘭缺乏對本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而是活躍於「黃金時代」的大師們多因社會問題潦倒而逝，如日中天時的宅邸早已易主。時至今日，唯有身為「國家藝術門面」的倫勃朗故居尚存，這棟在大師一六〇六年出生時落成老宅也成為我們如今體驗荷蘭黃金時代畫家真實生活的重要場所。

一六三九年至一六五八年，倫勃朗在這棟靠近運河邊的宅邸度過了近二十載的時光。確切地說，這座共四層的豪宅見證了大師「盛極而衰」的全過程。在三十三歲與美嬌娘莎絲姬姪喬遷新居之時，意氣風發的倫勃朗可謂愛情事業雙豐收。可惜好景不長，三年後他在此完成了傳世經典《夜巡》，卻在同年痛失愛妻；後因不善理財揮霍無度、外加拒絕向客戶需求妥協的倔強，導致倫勃朗從阿姆斯特丹首席畫家落得傾家蕩產的境遇。倫勃朗在五十二歲時破產，被迫向這棟見證其興衰的舊居告別。然而，當年破產強制拍賣的一紙財產清單，意外地成為了三個世紀後還原大師故居的「救命稻草」。在倫勃朗誕辰三百周年的一九〇六年，阿姆斯特丹市政

府出資買下了他的故居，歷時五年翻修並按照財產清單復原家中原貌。以至於當我們在二〇二六年迎來大師誕辰四百二十周年之際，其故居仍可保留着他生前的樣子。

站在倫勃朗故居中，最大的收穫是能直觀理解很多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畫作中的內容。比如，老宅的中心有一個小院子，被四周房屋的高牆裹在當中很像一個大號的天井，通過廚房的門向外望去，完全就是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畫中記錄室內外透視縱深空間的觀感。三層是倫勃朗的畫室，想他在這裏近二十載留下了包括《夜巡》在內的眾多藝術生涯巔峰期巨作，每每到此敬畏之心都油然而生。畫室有四扇上下兩層朝北的窗戶，若站在窗邊，你就能瞬間理解維米爾畫中的光線是極致的寫實而非美化，因為上下層獨立閉合的窗戶能讓畫家控制光線的明暗和角度，而朝北的畫室又不會因陽光直射導致刺眼不適合創作。說來也巧，三次來訪皆是晴朗的夏日，對畫室光線的感觸尤為強烈。只有身臨其境站在這裏，才能認識到四個世紀前大師們畫中對室內光影的一切刻畫都如此順理成章。

三次造訪「倫爺」家，每次體驗皆不同。記得首次來訪，屋內二層有個昏暗的小屋，是還原倫勃朗的蝕刻版畫暗室，但只能站在房間外隔着圍欄窺探，如今這個空間變成了版畫真跡展廳。頂層的空間則改造成蝕刻版畫的演示區，每日按時段有館內工作人員來現場演示倫勃朗創作蝕刻版畫的所有步驟。近半小時的講解詳盡且有趣，全套工序的示範讓參觀者體會了「倫爺」在油畫之外高超的蝕刻版畫技法。與此同時，樓下的畫室內每天也會安排多場員工演示大師籌備作畫並磨製顏料的工序。平心而論，在我到訪過的所有音樂家及畫家故居博物館中，倫勃朗故居是互動體驗感最豐富的。在最大限度還原其故居原貌的基礎上，任何時候來他家「串門」，都有一種穿越回荷蘭黃金時代的錯覺。然而，隔壁另一棟同屬故居博物館的建築則現代感十足。由此進館，地下是文創區和多媒體影像，樓上則是兩層舉辦以倫勃朗為主題的臨時展覽，頂層還設有觀眾素描區，所有參觀的遊客都可坐在那裏照葫蘆畫瓢抹幾筆。那種感覺，猶如自願到倫勃朗家中上了一堂跨越四百年的「隔空大師班」。



▲倫勃朗故居博物館一景。 作者供圖

## 大寒深處春已生

中。雲層靄靄天色蒼茫，凜冽的朔風呼嘯怒吼着，似鞭子抽打得枯丫光枝的桑樹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水澤腹堅」的大寒，堅冰都凍至水中央，厚實堅硬寒氣滲人，連日光灑於其上都泛出熠熠冷光，讓人更感刺骨寒涼。

「平明羸馬出西門，淡日寒雲久吐吞。醉面衝風驚易醒，重裘藏手取微溫。紛紛狐兔投深莽，點點牛羊散遠村。不為山川多感慨，歲窮遊子自消魂。」陸游的這首《大寒出江陵西門》的羈旅詩，勾起多少天涯遊子在這歲暮奇寒之時，對故鄉的殷殷思念。細品慢酌間，似穿越時空般神思縹緲於千年前那個大寒日的江陵，詩人身着破舊單薄的皮衣，他騎在一匹瘦馬上，冬陽熾烈卻寒冷依舊，寥寥天際雲錦若素花靜綻，天宮與山水雖顯出爭雄之勢，可凍得詩人不由將手縮進皮衣裏，寒風迎面酒都醒了一大半。抬眸看到極速

奔棄的狐兔，遙望鄉村散落的點點牛羊，歲暮年近，思鄉情切，寒風冷中又增添了無盡悵惘。

在這水冰地坼的時節，與友人歡聚暢聊，空調的縷縷暖氣將寒涼阻隔於門外，捧着香茗在裊裊熱氣中與友人品咂元稹的這首《詠廿四氣詩·大寒十二月中》：「臘酒自盈樽，金爐獸炭溫。大寒宜近火，無事莫開門。冬與春交替，星周月詎存？明朝換新律，梅柳待陽春。」我們也香茗盈滿樽，漫憶兒時家人閑坐，爐火可親的舒逸。那冷到酷寒的冬日，一家人也像蟄伏的動物般在暖暖的炕頭或爐火旁，大人們掰着手指盤算要預備的年貨，孩子們嚼着酥香的苞穀花，抑或翻閱了無數遍的小人書。大寒之時年漸濃，每到這除舊迎新之時，試穿着母親置辦的鮮艷靚的新衣，打着父親從省城帶回的摺疊燈籠，小臉美得燦若花開。



如是我見  
李仙雲

節序流轉，時光匆忙，當二十四節氣邁入大寒的門檻，也就意味着四時的終結。冷得抱成一團的大寒，朔風凜冽，四野裏一片「巖樹鏡山炫皎光，朔風獨嘯靜三江」的蕭冷之色。在這個寒氣砭骨的冬夜，隔着千年的悠長歲月，我在古人的詩墨墨韻中，神思一點點縹緲於遙遠的唐宋，感受着那個久遠年代大寒裏的風餐露宿，梅柳待萌……

被蘇軾稱為「郊寒島瘦」的「詩囚」孟郊，在這天寒地坼之時，品讀他的《苦寒吟》：「天寒色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吟成章。」這筆力高簡卻語淺情深的白描手法，寥寥數語就把人帶進了蕭冷風餐的歲暮天寒